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五十五回 孫瘋子當堂服軟 包察院監禁惡豪

話說孫豹拉著吳氏正往前走，猛然間一片火光從背後燒來，嚇的孫豹膽烈魂飛，有心要跑又捨不了吳氏，拉把著死也不放，迷迷糊糊往前跑。這原是濟仙使的手段，要惡豪自投羅網。這惡豪只知身在仙境，誰知卻是跑到察院公堂之上。這日包爺依著濟仙的言語，叫衙役站班，自己升堂，待不多時，只見孫豹拉著那個民婦從堂上跑來，包爺一見滿心歡喜，說：「決把惡豪鎖了。」皂隸答應一聲，把懷寧侯套上法繩。孫豹覺的脖子上冰涼，這才把眼睜開，看了一看自己帶鎖，吳氏倒在地下，抬頭往上一看，堂上坐著一位官長，堂上的牌匾乃是「至公堂」三個大字。惡豪看罷心中想道：方才我在畫上找路避火，怎跑到衙門中來，不知上邊是個什麼官兒，待我問他一問。

想罷開言說：「那個官兒，你是什麼職分，我又不曾犯法，為何鎖我？」包爺一聲斷喝說：「哇，問吾行職，我乃東城察院你包爺便是。我且問你，你說不曾犯法，這個婦人是哪裡來的？」孫豹聞言微微冷笑說：「我當你是多大一個官兒，原來不過是個御史。此婦乃是我家侍妾，因為逃走出來，我隨後追趕至此。莫說你是個察院衙門，就是金殿之上，我也可以出入。」包爺說：「好個惡徒，這話焉能哄過本院？況且本院昨在東嶽廟上巡視，見你領眾把此婦搶去。今日自投羅網，這也是神差鬼使，現有他的丈夫在此，叫他出來一認便見明白。」

說罷吩咐衙役把蔡先覺和干證帶至堂上，包爺說：「蔡先覺你認認這個婦人。」此時吳氏也醒轉過來，夫妻一見，抱頭大哭，一些干證齊聲叫冤，說是：「懷寧侯倚勢行霸，欺壓良民，求包爺金殿上本。」孫豹雖然有幾分懼怕，他還不肯口軟，說：「好這一起刁民，串通一氣，想賴我家侍妾，我就認姓包的奏上一本，我再面見當今，自然有個分辨。」包爺說：「孫豹，你且不必口硬，給你這個憑據看看，只怕就難以再分辨了。」言罷，從袍袖中取出他的那張親筆招供拋在堂下。孫豹拾起一看，不由的毛骨悚然，只是發怔。包爺說：「孫豹怎麼不言語呢？」孫豹長歎了一聲說：「包人人，這張字紙既是到你手中，我還有何分辯，念我也代侯爵，望念留些體面。」說著不由的雙膝跪倒。包爺說：「也不勞你跪我，等著明日去跪當今去吧！」吩咐把孫豹送入監中。又叫蔡先覺領妻吳氏並干證人等，俱各回家候旨發落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孫豹的家人聞聽此事，連忙報於徐氏。徐氏念夫妻之情，即往定國公府中，求他父和包爺講情，定國公到了察院門前，誰知早已貼上迴避封條，概不會客。定國公只得回府，候上本後再去打救。

花開兩朵，各占一枝。再說解子王英，自從領濟仙的東帖到了通州，在店中住下，等到三月二十五日，又是照著東帖的日期，遂把東帖取出，映著日色一看，照出了幾行小字，上寫著：

此日可到新城倉內，如遇湖廣二人被賊扳扯，即是張明、胡旺，須要假認朋友挺身救他。若要應許，到四月初一歸結，臨期自有一枝梅前去接濟，仗他的隱身之法一同進城，免落賊人之手。

王英看罷，出店到了新城倉內，只見那些扛口袋的往來不斷。正然觀看，忽聽吵嚷之聲喧喧不絕，走到跟前看了一看，原是幾個當差的、一個賊眉賊眼的小廝圍著兩個外路人，正要上鎖。只聽的那兩個人高聲言道：「眾位大爺，我二人拉船至此，因為守冬不能回家。在此暫扛口袋，無緣無故賴俺做賊，真是屈死人了。」王英聽了聽是湖廣聲音，又是被賊扳扯，心中疑是張、胡二人，走上前去說：「列位老哥，這是弟的兩個朋友。且莫上鎖，有話和小弟商議。」公差聽了，把王英看了一看，內中一人言道：「我看足下有些面善，莫非在宛平縣當過差麼？」王英說：「老兄眼力不錯，小弟草號叫劉望山，如今在縣裡胡混。」公差一齊說道：「既是公門的朋友，這話就好說了，有話咱到外邊講吧。」帶著賊和湖廣二人同王英一齊出來，王英說：「街上說話不便，同到小弟下處去。」言罷，齊至店內，和王英面熟的那個差人說：「望山兄你不知這件事情，這個人只因偷米被擒，問他口詞，他說還有幾個接手俱在倉內。故此把他帶著作眼拿人，一進倉門就說有他二人。故此才要拿他兩個。既是足下的朋友，這事怎麼撒開手呢？」王英聽了，心中想道：我雖照教長的東帖行事，但不知他倆是張、胡二人不是。待我問個明白然後再講。想罷開言說：「列位，等小弟問問他們方好作主。」說罷，將二人拉到後邊說：「二位姓什名誰，從實對我說了，我好替撕羅此事。」

二人心中慌亂，一時忘及懼罪脫逃隱姓埋名之事，遂把真名真姓說與王英，王英也不再問，回房和公差言道：「方才小弟和二人商議，不過只有一兩，衙門數兒但是眼下還不現成，等到初一和小弟歸結，不知眾位尊意何如？」公差說：「既然咱們俱在公門，也沒的什麼爭持，到四月初一，就在此處來取就是了。」言罷留下張、胡二人，帶著賊犯回店而去。打發公差去後，二人向王英問道：「從未和老爺會面，今日解救，又問姓名，不知是何緣故？乞望說明，日後好報大德。」王英說：「如今也不必細問，事完之後自然明白。」言罷，同在店中住了兩日。

到了四月初一，王英叫張、胡二人在店中看著，自己出去探望苗仙。剛到牛市間，站在高處觀望，忽有一人從背後一拍，說：「道友，在此看什麼呢？」王英回頭一看，正是一枝梅，說道：「你從哪裡來呢？」苗仙說：「奉教長之命，叫我到天津辦了一件事情，又叫我順便找你一齊進京。」王英說：「你可帶著銀子沒有？」苗仙說：「還有十幾兩，不知夠不夠？」

王英說：「足夠了。」言罷同到店中，兩個公差已在店中等候。王英叫苗仙掏出十兩銀子，打發公差去了。隨後算還店錢。苗仙說：「你們的事已歸結，如今跟我進京，給你們一個安身之處。」二人聽說心中雖然納悶，卻又不好追問，只得跟出店來。四人皆僱牲口騎上，不多時到了齊化門外，苗仙說：「道友，你是高仲舉案內的干證，這一進城，怕被奸賊家有人看見，待我用隱身法把你隱了，然後進城。」言罷同下牲口，開發了腳錢。苗仙念了個咒，把王英影住一同進城。到了胡世顯私宅門口，苗仙向門上的言道：「煩你通報一聲，就說有個打夯的教頭要見狀元老爺。」門上的聽說進去稟了，世顯兄弟二人連忙出來迎接進去，到了書房之中，二人才施禮，苗仙說：「不必，我今特來與你報個喜信，解子王英已經來了，眼前就要進城投首打救令尊。還有你家的僕人張明、胡旺，因當年被偷去銀子，懼罪逃走。幸遇王英帶他們前來。我先與他們洗清冤枉，好與你家分辨冤情。」世顯聽說，即把張、胡二人叫進來，收留家下。又把苗仙送出大門，回到後堂把此事和於氏說了。一家歡喜自不必表。